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皇极典
上
(一)



皇極典上

各部部名上所冠數字係在本典之版部次各部部名下所附數字係在本典編頁次之起頁

一 皇極總部

四 帝紀部 (上) 五七

二 君父部九

三 君臣部一七

〔家略案：帝紀部多連一百六十二卷，而典考獨佔一百五十四卷：上古黃帝軒轅氏以前雜取諸書爲之，此後自黃帝至元順帝皆錄自二十一史各本紀，晉以前於正史外，間取諸書補之；唐代則增錄舊唐書於新唐書後，其餘則幾於悉取正史之文。至明代則於皇極典卷一百六十末附夾注曰：明史尚未告成，俱察名山藏所載至穆宗止。本目爲讀者方便計，於典考分列各朝代起頁於下：〕

1 上古〔自盤古氏至帝嚳高辛氏〕五七

2 陶唐氏六六

3 有虞氏六七

4 夏后氏六九

5 商七五

6 周八二

7 秦九三

8 西漢一〇〇

9 東漢〔於獻帝後錄蜀漢昭烈帝及後主〕一五六

10 魏二〇八

11 晉二六三

12 宋〔劉宋〕三二六

13 南齊三五九

14 梁三八三

15 陳四一七

16 北魏四四四

17 北齊五一五

18 北周五三九

19 隋五六五

20 唐五八八

21 後梁八五四

22 後唐八五八

23 後晉八六七

24 後漢八七〇

25 後周八七二

26 遼八七六〔家略案：廿四史以遼史列宋史後，實誤，惟古今圖書集成各部彙事，皆知遼應列宋前，足爲定論。〕

27 北宋九四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卷目錄

皇極總部彙考

易經

書經

禮記

春秋

老子

管子

白虎通

紫微帝座圖考

太微帝座圖考

天市帝座圖考

大角帝廷圖考

心宿圖考

皇極總部藝文

乘輿

帝範序

大寶箴

聖人大寶曰位賦

王者無外賦

位一天下之勳賦

大寶箴

皇極賦

保泰箴

皇極總部雜錄

晉潘尼

唐太宗

張蘊古

宋范仲淹

前人

黃庭堅

陳彭年

元汪克寬

明王象節

劉孔常

君父部總論

易經

禮記

孝經

墨子

莊子

荀子

淮南子

韓詩外傳

說苑

有心錄

性理會通

君父部藝文

孝義傳序

唐明宗家人傳從禮論

君父部紀事

君父部雜錄

皇極典第一卷

皇極總部彙考

易經

乾卦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以居尊位知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

位故其象如此

又

象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宋書

五代史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此言聖人大明乾運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

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

也

又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

而萬葉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

道則萬國咸寧也

又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造猶作也

民亂

湯落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性克慈厥欲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

太甲下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

以正矣

周書泰誓上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實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

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

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

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

疲癯瘵疾得其生既事孤獨得其養衆萬民之衆

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

母也

又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

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

洪範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敎時五福用敷錫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

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

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千

此取則焉焉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

于此取則焉諸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

者于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

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

則極達矣極者福之本福者之效極之所達福

之所樂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

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

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

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朱子曰

皇極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箇樣子極有

津會之義所謂三下福共一數故福錫民聖人亦

皆則有極以錫之只取則于此各正其身順理而

行則爲福也孟子謂君仁莫不仁亦此意皇者君

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中

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

的則可而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

齊極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

四方之極者于皇極之義尤近今以余說推之

則人君以妙然之身處至尊之位四方幅輳而內

而環顧之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

標準故必順五行取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

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

下之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則

焉路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

加也路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

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

審之以上章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舉

義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洪範之端所以舉本

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一身而立至達其

有極云者下則以言夫人君以爲之主而立至達其

標準于天下也敎時五福用敷錫庶民云者則以

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

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

也惟時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

民觀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

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書庶民則有比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

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可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

也

凡厥庶民有亂有爲有作奸逆之志不恤上極不懼

上谷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言彼奸逆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福

林氏曰惟皇言曰時人謂指上言之人言廣收衆

有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

已能而企慕效其未至若歸于皇之極矣

又

無偏無黨王道之義無有作好道王之道無有作惡

運正之路無偏無黨王道易爲無黨偏上道平

無反側則王道正而台其有極歸其有極

王之道王之道上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湯湯

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止而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

體也道義道遵道路會其極也湯湯平平正直臨

五入司時三三

其極也者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朱子曰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掩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于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于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王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達義趨道隨路方會其極也湯湯平平正直則已歸極矣

曰皇極之數者是謂于帝其謂

轉數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謂也天之謂也朱子曰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

凡厥庶民極之數者是謂是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朱子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應天下之極尊矣

坊記

天無一日土無一王家無一主尊無一上

春秋緯

運斗樞

皇者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政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尤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陸布綱上合皇極其處

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消通煌煌莫不可勝量

孔演圖

正氣為帝間氣為臣

老子

象元

道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端

法本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其致一也

管子

法令

明一者皇極道者帝通德者王

白虎通

說

皇者何謂也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德美大稱也時賢故德之也號為皇者煌煌人莫遠也煩一夫

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機匹夫匹婦故為皇

紫微帝座圖



圖考

北極五星

按星經圖

按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樞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按漢書天文志同琅之

匡衡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十五星皆曰紫宮

按晉書天文志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

者也其四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

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第一星王母太子也

第一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謂最赤明者也第

三星主五星座于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

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管一曰旗星為蕃衛

備邪臣也按史記天官書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

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管一曰旗星為蕃衛

備邪臣也按史記天官書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

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管一曰旗星為蕃衛

備邪臣也按史記天官書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

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管一曰旗星為蕃衛

備邪臣也按史記天官書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

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管一曰旗星為蕃衛

備邪臣也按史記天官書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

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管一曰旗星為蕃衛

備邪臣也按史記天官書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

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管一曰旗星為蕃衛

太微帝座圖



圖考

五帝座

按星經五帝內座在華蓋下覆帝座也五帝同座也按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衡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

按晉書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為衡衡主平也又為天庭理法平靜監升授御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一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糾凶穢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大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天將其北東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大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大相其北西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相大亦曰四輔也按隋書宋史天

文志圖

按步天歌上元天庭太微宮路諸列象布蒼宮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左是衣一謂者以次即是為三公三黑九卿公背傍五黑諸侯卿後行四個門西主軒屏五帝內座于中正幸臣太子并從官鳥列帝後從東定都將虎賁居左右常陳卿位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候卿位東陳十有五兩面宮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個靈臺後靈兩少微四星西南隅長垣雙雙後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按新法曆書圖多同帝座止一大星其三四五皆同

天市帝座圖



圖考

天市垣

按星經天市垣五十六星在房心北主權衡一名天

旗

按史記天官書旗中四星曰天市

按宋史天文志天市垣三十二星在房心尾箕斗

內宮之內東蕃十一星南一曰東二曰南三曰西

四曰東南五曰西六曰北七曰東八曰中山九曰

九河十曰越十一曰魏西蕃十一星南一曰越二曰

楚三曰梁四曰巴五曰蜀六曰秦七曰開八曰朝九

曰晉十曰河間十一曰河中東天王在上諸侯朝王

王出單門大朝會四方諸侯在應門左東方諸侯在

應門右其車諸侯幸都市也亦然一曰在房心東北

主權衡主聚衆又曰天旗庭主斷獄事

按步天歌下元一宮名天市南面垣二十一宮門

六個是市樓門右兩星是東肆兩個宗正四宗人宗

星一雙亦休天市度兩星層層前候星偏在帝座通

帝座一星常光明四個發光帝星是四垣北九個貫

肆斗斛帝前依其大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個貫

索星索口橫者七公成天紀拾似七公形數著分明

多兩星是北三星各女狀此座還依諸女傍魏趙九

河中山繼齊吳越今依宿當東海典與及南海宋國

分明在左紫河中河關管節周秦蜀巴今梁楚宋韓

地右當垣十一天市宮中有細歌按新法曆書圖

同按天市垣五十六星在房心北主權衡一名天

旗按史記天官書旗中四星曰天市按宋史天文志

天市垣三十二星在房心尾箕斗內宮之內東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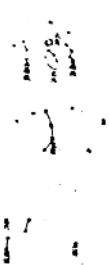
一星南一曰東二曰南三曰西四曰東南五曰西六曰

北七曰東八曰中山九曰九河十曰越十一曰魏西蕃

十一星南一曰越二曰楚三曰梁四曰巴五曰蜀六曰

秦七曰開八曰朝九曰晉十曰河間十一曰河中東天

大角帝廷圖



圖考

大角

按星經大角一星天樞在攝提中主帝座

按史記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

按宋史天文志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天王座也又為天樞正經紀也

按步天歌亢四星恰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

按新法曆書圖同

心宿圖

圖考

心宿

按星經心三星中天王前為太子後為庶子火星也

春夏木秋冬水一名大火二名大辰三名鶉火四星

明大赤為照天子德行

按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大星天王

前後星千焉

按宋史天文志心宿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

天子位為大辰主天下之實劉前星為太子後星為

庶子

按步天歌心三星中央最最深 按新法曆書圖同

按周天明堂書以房心為明堂中星為心宿

多見明堂書以房心為明堂中星為心宿

皇極總論藝文

乘輿鼓有屏

晉潘尼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

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

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

使司牧之將以導群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

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

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

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一卷皇極總論

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轉代增

脫應平之之極雖切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

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

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

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

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

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幾幾乎一言而喪國者

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難以隱其過武之盛必有諫諍之木敢

諫之鼓鑿杆之節無諫之史所以聞其邪僻而納

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成規之典將以補

過敎關然猶依違諷諭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

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筮

以至於百官非唯視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

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星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

尼以為王者所受命之期當神聽之運機萬機而

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

過雖廷爭而折猶將所請而求焉至於成規謀之

顯者焉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

撻之休書試撰而述之不敷斥至尊之號故以衆

與目竊蓋帝王之事至大而今之變至衆文繁

而義流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易舉舉軌齊

猶其庶之望焉位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

頌曰

元元運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元黃錯峙上下弗形

尊卑靡紀穆穆穆穆大庭尚矣皇極降建兩儀分

第三十二卷之三

齊倫水序萬邦已紛開事明王東事雖各有牧事
雖用不動優與已得登于夏殿或傳乃實乃文
太上無各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
執有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既舉既長以備以
賦作實作聖而人始疑疑煌煌四海萬萬乘匪舊
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就就夫出
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養邦有微極機之
動式以廣典股監不違若之何勿微且厚味脂膏聖
理生更辛作庭室而更典毫釐立酒池地勢玉杯
厥有伊何能肝約胎惟此皆嫌嫌爲亂階殷用養師
夏亦不愆是以帝堯在位芽芽不虧周文日昃昧且
丕顯夫德輪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野葛武未
盡善下世遺棄未俗化淺就樂遠遊凡淫汎而不式
古訓而好是依辦不運王路而履事是成敗之效
章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愷君如之何將
人是司牧觀之猶傷而知其舉煥故能攝之斯柔而
敦之斯無遠不獲靡思不服夫豈厥縱一人而玩
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
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
湯冠殷伊武祚祚亦命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
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族履夏之陸非由尺土
而封之百姓卒於纘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
惟舊白首乃新聖由約夫伊起有季負鼎鼓刀而謀
合神聖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
莫云我輩或此而從莫謂我輩受未易甘言美狀
渺不爲累由夷逃麗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
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明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

帝察不虛匪我二聖孰斯愚若九德咸受役又在
官君非臣具治臣非君其安故書其美而而易黃金
開有是君則敢告納言

帝範序

唐太宗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其君臣所以
應育黎元陶鈞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皇天
啓命曆數在躬安可以濫竽充數叨膺神器是以舉
鴻慈唐虞之德元圭錫大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七
百之祥景靈表瑞漢唐重華之基由此觀之帝王之
業非可以智賤不可以力爭者矣昔唐李板蕩海內
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
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猶五嶽含氣三光曜耀豺狼
尚梗風塵未定余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
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以魚麗之陣
朝臨以鶴翼之圖敵無大而不摧兵無堅而不破前
長鉞而清四海掃機槍而解八紘既而承佑天演澄
清德極靈重光之永業雖寶曆之隆基戰戰兢兢若
臨深而駑朽日慎一日其善始而令終故以幼年僭
竊慈愛義方多門庭訓有率無知推城之居屬以少
弱之位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余每思
此爲憂未嘗不廢寢忘食今自軒輊以降迄於周曆
經天緯地之君集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漠然
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爲近誼云爾
大寶殿 張嘉古

生乎無妄是以聖人受命極運中屯歸葬於己因心
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雖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失故身
事出誓而入歸四時訓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
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萬惡勿謂何害
積小成大壯九實於內所居不過各睦彼皆不知痛
其害而現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
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安彼反側如魯陽秋暮暮氣
薄扶漢高天度無狂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兢兢用
周文小心詩之不謬不知奢之無備無黨一彼此於
竹隨捐奸惡於心惡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實
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
不定物以限物之惑者輕重自見如水勿鑿不示物
以情物之鑒者辨蠶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滑
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見幾微目而視於未形
雖莊蹻塞耳而聽於無聲雖心乎湛然之域而神於
至道之極抑之者應洪纖而放督酌之者隨深淺而
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章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
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
聖人大寶曰位賦 宋范仲淹

聖人以正茲蒞位御後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
於至仁保於域中既永綏於南而費乎天下自可聚
於北辰當其獲履中乾觀輿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
後崇之以德開茲神化既天啓於一人因此鴻基方
君臨於萬國念茲在茲高而不危於以見大人之達
於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九
五之尊求忠信而爲助德兆之上與慈愷以同施故

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不
久僕於如始者難得以爲恩持益守成契不食而是
守則知其望者於焉位昌實其位者於焉化光斯
位也既首出於慈物其化也乃曰關於四方亦如位
於高明者天故生威而莫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
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交奉言其實則非
常之實謂其大則強名之大寧意希代間千載以居
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牧種大故若以守位位以居
尊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闡聖域旁通想歸
而是此皇圖斯啓觀王度以及分我后統契嗣文垂
衣有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鴻猷萬
斯年兮光被

王者無外賦

前人

穆穆皇皇爲天下主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
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易有能勝之者明信日月曾無
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遊同中外運德車而無不
至焉闢義路而臣妾之者其仁勸其道平平觀之
不見尊之無邊誠厚載之東地亦洪覆之配天今出
惟行軍分乎遠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無無偏
若然則包括八紘平龍九野惟善守於城內乃化成
於天下萬邦同式執謂乎限蠻隔光四海爲家其間
其後衆我寡故得五兵不試四國是說於以見上下
交泰於以見遠近咸和九齊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屆
萬國之睦受賜其樂如何故知厚及鬼方守在海
外舊同文而車同軌地爲典而天爲蓋如春之德廣
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處下而百川交會大矣哉

自南自北視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一人不遺五霸
不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弊教於四夷今我
后實奉三無光宅九有播聖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
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蒙無疆之壽

位一天下之動賦

黃庭堅

衆以一制位以時乘齊天下之所動非聖人而孰能
運臨大賈之機盤居其正宰制羣生之變終其之履
惟莊生齒之繁難以統臨之者既相感以情偶又弗
同於趨舍必據要會以養正位是則制對居乎靜治
衆由乎躁故崇莫大衆五五於域中雖參差乎齊
播一陶於天下盛德之柄至尊之權操利勢以獨斷
收治功於大全其變俗也優之如華其容民也養之
若天一化遠近同心輻輳任重舉以至隆其或傾者
定衆情之多異因或紛然誠由或剛或柔有愚有智
相奪以力相兼以利使夫羣動之循聖必也大人之
得位貴無倫而富無敵安以位中說有宗而會有元
歸乎不一懿夫衆星特錯也拱於辰而不亂羣陰變
動也肅於陽而自卑况况羣動之紛若固賴聖人以
一是以居可致之位得大君之宜於飛龍以御天
物皆利見明大觀之在上民必風移用能大一統於
陸區齊萬殊於至衡變則復舊而不失矣然道中
和之效浩然趨仁義之實非得勢以乘服履威威而
不率我所以宅萬家奉安之地守之以仁合四方遠
近之情定之於一或謂元元中宇蠢蠢方維約之以
刑戒不至驅之以德而不義中宇蠢蠢方維約之以
不知聲在舜躬用行或民之術愚遷至誰焉衆
之資非忱乎貴勢之獨尊所大乎凡民之一說使風

者衆以歸治邪者化而自置故聖人履盛位而立萬
國之中以齊其勳

大寶篆

陳彭年

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
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己御下輝光益新
載籍在謀猷備陳內振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
言動之開闢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發微振
符能慮未乃可防閑者求遠耳無惡犯顏位庶而富
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謀實獨人之所以悲
發就施今先克之黃庭堅動心實多知左右侍從
何尚於莊嚴言百辟咸代天工無違授可建大中
克讓彰輝惟極至公知人則百勝則聰才固難備
道亦少同持非罔拾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遠在麻
非獲其見惟全在沙壑備顧問必辨忠邪敷贊以正
裨益無涯自匪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髮士可拒朋家
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誰哉可以指刑九伐之施
寇孽是平本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爲齊禮亦曰好生
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尊之以崇宣室聖圖
誠之在豐春風秋猶不駭三農聖石指石用格神宗
使人以悅乃克成功治國以致國威不從濟濟多士
用之有光聖聖小器謀之弗臧忠告益登益顯青萊
六藝爲樂樂後至黃任賢勿貳疏所以昌改過不吝
過所以三六合至廣萬樂牧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
如駉行若若防決河左契斯軌六藝並和導之以德
民兌學聖不懈于位倍乃優先王之制而不惑然
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覩其風終日乾乾三畫降鑒
百辟無怒由茲率士未覩先天親臨洪業萬斯年

古今圖書集成

皇極典

元汪克寬

聖澤之末盡今國晉閣之昏渾泊太極之變判今
 斯考而昆合畢其卑之既陳今斯人文其則宜孰
 主是是今總九野之三元偉唐之百出今真中區
 而建極星大寶之幾幾今秉元聖之休德伴大率於
 虞后今至仁德平唐國作庶類之標準今靡不於斯
 而作則實無偏而無蔽今恆特立乎中央充至極而
 莫歸今厥表正乎四方東西南北各止乎是今俱稱
 德而瞻望猶北辰之居其所分屬衆星之環拱屋中
 高而四下兮揭乾樞之獨登任斯道而弗顛今邦總
 總而歸往慨余懷古先今履艱首而企鵠禹濬川而
 魂洛今瞻神龜之負書背文自一而至九今重后皇
 之錫璫猶皇極之位於何而存今億五數之中居統
 八類而爲綱今翠裘領於襟裾歷夏商今斯理湮
 汨堯周王之有道今機禹哲履曆四而訪其今演
 大法於簡策陳言言於不朽今噫中天之日月道不
 虛行今在人其入武得之而致理今歸八百而末年
 五行順今五事察八政厚今五紀協斯皇極之所以
 立三德以又今稽疑以明庶徵允念今歸極於以勸
 懲斯皇極之所以行嚮後世之昏迷今齊倫攸教天
 不界乎此嗚乎非往軌於初古舉世皆替而俱倭今
 衆鑠鑠其大度嗟大中之是訓今變卦爲訓詁彼
 優游而姑息今胡弗適於王路宜孝元與代宗今竟
 其延於屠戮惟蚌蚌之未昧今尚斯文之可徵仰聖
 皇之御極兮遵五位而文明由聖道之正直兮身作
 則於八紘遂教言以爲世訓今貽億代之鑑冀願觀
 生之何幸兮將觀光於上京叩帝闕而獻頌兮慶四

海之咸卑歌曰我皇在上聖明聖今述其有極德至
 盛今奉養歌曰天地並今四方取則無不敬今斯祚
 萬茲爲繼德今億萬斯年延福慶今

保泰成

明王象節

自古所以維國體操人心者其意於全盛之日而
 潛伏乎衰散離離之形何則殷憂多難慮慮驚焉
 照拾恬愉聖詠玩習警者太行羊腸謹於轉勒或
 無虞於登坂而康復有履則忽而僅也亦天沃
 日慎其維機尚無慮於洪濟而平瀾有數舟則狂
 而壞也殷宗納彤日之誅而消桑穀周宣有厥誓
 之誓而遭播弄爲中興矣不然開元天寶建
 中靖國豈非極盛際哉而一城不戒禍不旋踵可
 憂也夫我二祖典創聖統刻聖茂衍鴻基皇上紹
 釋二十年於茲德化期洽威靈赫濯休咎在列戎
 衣北面即有一二燎燬之微而陰陽內外裁然界
 限不可開非保泰之時顧受顧漸萌漸漸漸
 風俗漸偷紀綱漸亂苟無衆士之謀不免厝火之
 虞敬稽聖訓示教咸其同曰

惟辭奉天爲君實難克厥厥后保泰爲先大家體何
 金甌常先九疇稽繇四國歌終履端於闕萬載其年
 無平不敗無往不還鈔繁釁幾生支鉅所以聖王
 日夕糾虔尸屬綱繆其忘未至仰觀盛德俯勸宵旰
 九棘八千應豈不甘長樂昭陽豈不悅言舍殘康
 勿溺便嬾懷生既戒戒長安晝日三接清蹕常傳
 九塞三陸念周鼎旋以彼長世太末月於赫皇明
 聖人當天勤政濟學帝德周想濟濟朝朝變龍同賢
 最惟今日消長攸關願言保泰皇心無倦母曰昌明

銀殿之下或成螢光母曰實有齡繁之慶或抗元首
 明明股肱惟恭則親母令三事常兩九關赫赫全城
 惟泰則朕弗使元良慈生聞問懼之文愷愷路求理
 億萬斯年受天無斂小臣獻歌母慈母慈

保泰成

劉孔富

可畏非天可畏非時其畏其忽爲治爲地皇皇泰運
 亦孔之昌豈不爾教以豫以康顧此安危之所倚
 顧此存亡之所始當後行慎見在莫必勇而磨
 食而而失警彼駭事惟厥所製或險而或夷而頭
 蓋常人恒於居健而禍機伏於隱微惟銳銳其取朽
 乃引明其丕基古我先王有懷如履未濟衆士
 未而豈不嚴格地辟天有曰余不德胡以介茲豈不
 以若羽毛肉句曰余小子孤寡不數豈不率俾恭養
 趙姬曰余不及而享其寶蓋早則致舟水則致車用
 持盈以豫而扶傾以時嗚呼念哉治耶忽耶判若著
 牽援厥所由真哲人真何去何從孰能孰否微臣獻
 頌以告丹陛

皇極總部雜錄

春秋文釋鈞王者世也神所同往人所歸落
 管子乘馬篇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
 呂氏春秋下賢篇帝也者天下之所適也王者天
 下之所止也
 荀子君道篇君者儀也儀正而羣正
 淮南子原道訓泰古三皇得道之術立乎中央神與
 化游以應四方
 本經訓帝者體大一曰者法陰陽

皇極典一

主術訓人主之術處世爲之主而自不足之故清靜而不動一應而不搖而直上直成而不勞言爲文章行爲儀表天下

秦族訓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新無一焉者亡

桓譚新論天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者也

獨斷上者尊位所在也夫史記司馬遷記事而帝則依從但言不敢深直言尊位尊上之義也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月弟事月宰以分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文中子王道篇曰日月有明王在上實照其有差乎元統於時所以代貴者也詩教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天下之無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貴則行聖人窮而貴則作聖德所以復運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

魏相蕭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皋之有應此元經之事也

兩同書人主者天下之表也

性理會通直指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均萬民由此而治焉

汲古叢書元者一也天得一以璣覆乎上而稱乾元地得一以履載乎下而稱坤元人君者代天地而理民物羣萬民而首出者也故曰元首而職在體元

君父部總論
易經

乾爲天爲君爲父

人師著蔡氏曰尊而在上爲君 沙隨程氏曰爲君居上而覆下也 雙湖胡氏曰乾无所不統爲君變生六子爲父

曲禮上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事君者國無二尊雖父不可以抗之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于其所尊貴也

禮記上

事親有應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養三年

禮記氏曰左右即是方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有方首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

朱氏曰親者仁之所在故有德而無犯君者義之所在故有犯而無隱 劉氏曰父子主恩犯則爲責善而傷恩故殘虐而不可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匡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

文王世子

君之於世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林臨川吳氏曰兼天下而有之謂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也

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瞻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瞻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乎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

孝經

開宗明義章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得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資取也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事父兼愛與敬也務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務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

聖治章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子傳德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父爲君

以臨于己恩義之厚甚重于斯

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日以孝事君則忠

諫諍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得名則聞命矣敢問于

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

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

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

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

為孝乎

要子

諫下

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事君之道

導親于父兄謂之忠為子之道以慈愛其兄弟施行

于諸父謂之孝

莊子

人間世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

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

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

之忠之至也

荀子

子道

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傳其公問于

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二問孔子不

對孔子趨出涕泣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

乎臣從君命忠乎二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

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忠矣夫子有美對焉孔

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禹棄之國有爭臣四人則

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

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

故子從父矣子孝臣從君矣臣忠其所以從之之

謂孝之謂忠也

淮南子

儒精訓

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行之者矣非出死以

要名也思心之藏于中而不能違其難也

韓詩外傳

君父

齊宣王問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

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易為士去親而事君

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為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

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

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悅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

不遑將父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于弗為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

子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說亦不可奪詩曰惇惇君

子四方為則

劉向說苑

建本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則後復焉君子立體有義

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勇矣而

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

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直本不因情得覺未親戚

不悅無待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

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遠君子之道

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忠臣道義賢

父之於子也慈慈以生之教海以成之養其體藏其

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

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

親皆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遲退容親不悖乎

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

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悖害親者

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

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

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

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大君臣之與百姓相為本

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

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

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本

其本榮華槁矣

林通省心錄

君親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

能移其愛惟此以盡為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

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

是知者其可忘乎

愛身者所以孝於親愛民者所以忠於君

子之事親不能承順義志則必不能忠於君上

內不滿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

必忠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

事君則無往而不忠

事親孝則事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

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於君

者不必問品秩

性理會通

人倫

朱子曰君臣父子之人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

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

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

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

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豈有父子

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

君父節義文

孝義傳序

朱書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

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

聖哲始言至於風化漸趨遠道忠不樹國孝亦

慈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榮非行立之

剛剛之威義舍生之分而義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

節不變成車連馬其首斯並執調之理未弘汲引之

途多闕若人情皆於人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

無難義理關主匪由勸責而幸世之人曾微誘激乃

至事隱聞聞無聞視聽故可以昭報國策百不一焉

今求極遠落以備聞文云爾

唐明宗家傳傳世論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

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八倫之大忠孝臣子之

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乎抑私與義而已

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

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

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

必辭其君曰曰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

而呼其父曰盡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

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

也盡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

君君敗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

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

遭難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理之於社宗知所從而得

其死矣哀哉

君父部紀事

呂氏春秋行險難於爲無道殺梅伯醢之殺鬼侯脯

之以醢諸侯使於周文王流涕而告之紂怒其時欲殺

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

不應臣敢不事君乎執王而可也紂乃殺之

史記伯夷傳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

不葬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故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韓子十過篇管仲老休居干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一卷君父部

父不幸而不起政安還之管仲曰知臣莫若君知子

莫若父公曰衛公子伋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

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過君之故十五年

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

親君乎

國語晉獻公爲太子武公構疾不與使齊道事猛

足言于太子曰伯氏不出矣齊在爾于意圖乎太子

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

運爲敬敬順所安爲孝孝順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

焉且夫問父之愛而異其兄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

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于

孝矣吾其止也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

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

曰于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名委質厥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

又召之數之貳也父教子既何以事君

襄公十七年衛孫臆田于曹隱飲焉于重丘毀其柩

重丘人聞而洩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

憂而何以田焉 則與其父共逐其君則是身親爲

惡故言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者父爲惡首故以惡鬼

屬之

二十二年楚令尹子南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

王御士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爾將討焉爾其

居乎對曰父戮子居焉用之汝命重刑臣亦不爲

王遂殺子南于朝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教者父行將

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教父事雖吾弗忍也遂逐而

第二十一卷之六

死

較案傳定公四年子胥父誅于楚換弓扶失而干闥
廉聞盧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與師而伐楚子胥
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
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

韓子五蠹篇楚有直躬其父攘羊而誨之吏令尹曰
殺之以爲直子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是以觀之夫
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數三戰三北仲尼
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
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
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實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
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豈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
之福必不幾矣

呂氏春秋高義篇則昭王之時有士馬曰石渚其爲
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
其父也還車而立至于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
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
也于是乎伏斧鑕請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
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
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殺之上之惡也不敢廢法
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投頭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
法臣也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
且孝矣

韓詩外傳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
其母曰養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
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謂往死之
說施立節豈有士申鳴者在案而養其父孝聞於

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
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
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無憂矣吾
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
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
棄父而死豈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
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無死其體乎遂辭而往因
以兵圖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
以兵圖吾君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
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謀白公曰
吾則往取其父待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共與子
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
始吾父之孝于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
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舉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
孝于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獲得祿之達
授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
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
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楚而生何面目立于
天下遂自殺

臣術篇景公飲酒陳桓子請浮晏子晏子曰何故也
陳桓子曰子衣縞布之衣康鹿之裘被軫之車而駕
駟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曰臣以君之
賜父之薦無不乘車者君之薦無不足衣食者如此
爲隱君之賜乎影彰之賜乎桓子曰善爲我浮桓子
國語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郢都公之弟懷將殺王
郢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
也臣雖弗殺非人也郢公曰大事君者不爲外內行

不爲豐約報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
儲非是不儲下處上爲我上處下爲討而況吾子君
而討臣何儲之有若皆儲君則阿上下之有乎吾先
人以事君成者十諸侯自隨伯此以來未之失也
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慢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
郢公以王奔隨王師而實及郢懷子西門曰君有二
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舉臣懷矣王曰夫
子期之二子郭吾知之矣或禮于君或禮于父均之
不亦可乎

楚王句踐據于會稽之上大夫種行成于吳夫差與
之成而去之句踐十年不敢干國民居有三年之資
聞之父兄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齊父母也子
而思報父明之儲臣而思報君之儲其有敢不盡力
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
其弟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敗吳于閭遂滅吳
最爾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
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覺其微章
以繕車運候者言章子以齊人秦威王不應頃之聞
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陳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
司請曰言章子之取者萬人而問衛王何不廢將而
擊之王曰此不報寡人明矣何爲而擊之頃聞言秦
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辱得罪其父
其父殺之而埋馬槐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
子之保全兵而還也必更葬將之母對曰臣非不能
更葬先妻也臣之母辱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
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
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哉生君哉

天下謂是曰亡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養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
也忠進賢人以輔之天下王之大臣父兄好傳賢以
爲言諫諍敢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夫
臣捕王之過於百姓多路諸侯以王之地是故忠王
之所愛亦非忠臣也足以國充臣願無貽忠臣之相
惡也惟大臣父兄用氏之所習師身之嗜惡以與百
姓人臣其難於無節而違賢故明主之察其臣必知
其無節而違賢臣之事其主亦必無節而違賢
張儀惡陳轅於秦王曰駟陳轅楚之閭今遠不加善
秦而善於則是勢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轅欲去秦
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轅曰吾聞子欲去秦而
之楚信乎陳轅曰然王曰僕之言果信也子非獨備
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者已愛其親天下欲以
爲子子何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爲臣臣何忠乎問
巷者其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
楚亦何以爲忠乎忠且見秦吾不之楚何適乎秦
王曰善乃止之

中山君葬都士大夫司馬子期自馬羊羹不還司馬
子期怒而至於楚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
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
人對曰臣有父晉穰且死君下帝位臣父位父且死
口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
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
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壹殤得士二人
真善高祖本紀上歸懷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
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

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今人上尊人臣如此則威重不
行復上朝太公輔其迎門知行上大將下扶太公太
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之令
言賜黃金五百斤

王陵傳漢主擊項陳以兵屬漢項有取陵母置軍
中陵能主則軍向東陵母以故陵母既死陵遂使
者立曰願以老妻奉陵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
妻故持一心義以死送使者遂代劍而死項王怒室
陵母陵卒從漢上定天下

新莽傳王莽武使何叙叙武使何叙武使何叙人故漢
人敘律說武武終不相稅何叙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爲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賊殺湯使之謀而
不懼也何叙伯位而不榮也何叙奴由此重之
後漢書馮異傳建武三年異拜征西大將軍人有章
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疑爲威權王帝
使以章示異異懼上書謝罪詔曰將軍之于國家
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趙苞傳苞字威家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值野卑萬
餘人入塞苞母遂爲所劫苞欲以擊都督率騎一萬
餘人討陣陳出母以示節苞悲號泣母曰爲子無狀
欲以殺母奉朝衣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恩恩而當萬死無以塞責母
遂謂曰威家入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
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還戰賊
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殲母葬訖謂鄉人曰食
祿而遇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
目立于天下遂嘔血而死

世說孫賡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陸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
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臣何言此蓋
留書周處傳氏人壽萬年反朝臣惡處還置告曰處
吳之名將子也其將果毅乃使建康侯孫峻征伏波
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
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臣解職事君父母俱安得
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

謝琰傳琰與謝安同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
島琰廷以琰爲會稽內史既而上黨太守張嶷頃戰
敗望嶺銳進賊既至琰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實死
前鋒至千秋亭敗琰琰與一子曜峻俱被害亦死
之後詔以琰父子附于君親忠孝萃于一門贈琰侍
中司空諡曰忠肅

桂範傳范年九歲在秦王府堅宮內讀書堅殿
上方臥范生苦憂英稱緩步怪而問之英曰陛下如
慈父非樂封君何用畏乎

南史柳世隆傳齊高帝踐祚世隆進賢爲公褚彥同
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
二理同極加榮增福足以敦風俗

梁書謝靈運傳靈運每父母未飯乳母欲令開先飯
蘭曰不覺飢渴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
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弟讓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
繫齊神武問云讓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
弟各得盡心兄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
愚夫不爲

唐書李德裕傳性改東京留守安祿山反兵薄城下懼約虞美吾晉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城陷祿山害之德曰子源傳為奴故更願歸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李德裕表其之穆宗下詔曰死忠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其以源守諫大夫遷使者持節書賜即賜

王珪傳珪拜尚書左丞王師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忠盡忠陛下王之父事忠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

唐新語元宗嘗賜提兵都將郭知運等內人天軍節度太原尹王叔綽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軍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臣子敢當恩威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宋史范純仁傳純仁疾革以直仁后誼請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責以事君

洪皓傳皓為大金通問使及還覓子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貞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

宗室不尊傳不為性為孝生七歲道父北潏母恩慈涕泣長力學母氏止之答曰君父雖未報非敢忘爾貴也

安世通傳世通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越反乃獻書于成都帥楊綽曰公初得職微即當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而士大夫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夫君父也民乃大夫也豈有義父而教子之理此非懷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

李成大傳成大知金壇北兵至吏民城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拘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矣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卒殺之

通鑑帝崩皇后郭氏呂夷簡教有司母得受靈諱章奉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不當輕廢尊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款道輔等至中書詰夷簡曰大臣之子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過君以變諫豈僅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

齊縉雅記劉溫公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聽萬華每赴內宴聞鈞奏則則避位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于是

墨客揮犀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歡實久之

元史伯顏不花的斤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為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母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死復何憾

昔顏不花傳昔顏不花守縣監明兵壓境城陷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

顯官舍崇宣上主將整閱其賢臣之昔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顯品各為其主不屈死之

明鄭克敬傳時兒敬官御史常奉使還賜之宴不許

光祿以聞太祖問之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敢食肉太祖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朕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君父節錄錄

管子蕭官篇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

墨子親士篇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梁曼卿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

荀子致仕篇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呂氏春秋名類篇君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

孔穎子問事禮篇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大驚禮記曾子立事篇事父可以事君

白虎通諫諍篇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水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又火以撲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諫之也

晉書段灼傳灼上表曰臣聞忠臣之子其君猶孝子

之干其親違明有欣然之變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戚也其意在干不忘先君榮親情所不能已者也

抱朴子良規曰夫君大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大聖者經有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

兩而書明君之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

諱子孫父之慈非孝也君君之寵非忠也

江表父之命子不敢違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敬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違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

顧實子元城先生與僕論禮記內則難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平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名無諸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難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早蓋以刑驅其後也今世俗薄慈故奉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犯義如犯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樂明書有子曰其為人父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犯上而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兄長能弟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于君上也

皇極經世堯舜父子之象也湯武君臣之缺也東坡志林和嘉賓將死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覽獨其門生曰若夫君親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同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余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于父子嘉賓以父之故而

不匿其惡名方同以君之故而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同可謂忠臣也

閔子後錄桃應問曰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典曰舜安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孫

貨而逃遁海濱而處終身所祈樂而忘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內致其志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執曰太子君之祇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法則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替股殺人皋陶必不執也業公干高問於孔子曰吾黨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由是觀之替股殺人皋陶

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下天下有所受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其尊焉德為聖人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天下之尊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稱執之是則非皋陶也無其事云

爾有其事矣至於竊貨而逃遁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為物也從矩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一重一運之間聖人權

之時也諸問權曰皋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為君臣者必定義義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為父

子者必悅仁莫盛焉故善為政者無以小妨大無以名毀義無以術害道無以所賤干所貴近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為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為之其唯舜

聖陶乎

晁氏客語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舜聞折中君天也父也天不常雨澤而旱潦為下土者傾而陷之可乎父不常理生而覆伏為子孫者竭而敗之可乎其不可也必矣湯武之罪當無所逃彼其自想與天下後世想之者不過曰誅一殘賊而拯億兆于塗炭行大義者不恤小節與大利者不顧小害是又不思甚也為湯武者能保其子孫曰賢明仁

聖否乎如身後之付不可必蓋亦姑忍是而冀其將來矣何遽為禍首以辱天下無君無父之心使煥毒之流紛紛如也

容齋隨筆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間劉劭事父雖不敬不孝之迹然其讓諸母與向異同故向拳孝于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欲乃力贊王莽倡其凶惡至為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國議竟亦不免為莽所誅使天道每如是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容齋二筆子路曰衛君待于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為野處是時夫子在衛當桓公君之際衛漸遠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然子欲適晉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乎之君哉是可知已

第二二篇 之〇八